



## 守望

■郑茂琦

《绿草坡》中，作家讲述的对逝去战友的思念，像主人公老索拍打战友的肩膀和后背那样深沉有力，读后令人难以释怀。在我军历史上，比小说更为感人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。

在长征时期，有一位普通的连队文书，因伤口未愈又害了伤寒，需要靠4位不知姓名的战友抬着行军。过草地时，3名担架员因饥饿先后牺牲了。在掩埋战友时，文书竟不知道战友叫什么名字。其中一名担架员牺牲前，也只留下了一句话：同志，我不行啦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送……文书悲痛地说，几个同志为我倒下了，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。

这样的遗憾太多了。英雄黄继光，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生前没照过一张相，留给我们的只有“长江一样深长的怀念”。多少英雄没有留下姓名和照片，却把一个个光辉的形象，刻在无数后来人的心间。

时近清明，本版特别刊发一组致敬英烈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表达的是对他们的怀念和崇敬，守望的是一种精神和信仰。从英雄的足迹中，我们品味咀嚼理想、信念、奉献、牺牲这些字眼时，显得是那样具体、形象和厚重。

本版插图：李晓林  
插图制作：王 凤

## 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—

我坐在那片草地上。野草很茂盛，一尺高的，那么高的草根本承受不住我身体的重量，柔软的茅草在我的重压下，匍匐倒下成了很厚的坐垫。我一坐下，我的腿便淹没在草丛中。这时候的风很轻柔，暖暖的。

老索说，他是让一阵风掀倒的。他在风中缓缓倒下，跌落在草丛中，茂密的野草淹没了他的头。他一直在向前中忽地倒下，是草接纳、拥抱了他。倒在草丛中的他，看不清表情，整个人和野草浑然一体，绿色的帽檐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，时隐时现。因为有风，那颗五角星在绿草中显露出来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我嘴里叼着野草。这根带有穗子的野草在关中平原很常见，纤细的、嫩绿的草茎在我舌头和牙齿之间辗转。很快，草的汁液渗出来了，味道甜丝丝的，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。我抬头看见那棵高大的木棉花，斑驳沧桑的树身，生长着蓬松的枝条。那扭曲盘旋的枝条在空中斜斜伸过来，红色的、饱满的花缀满枝头。我想，那个时候一定是有风的，木棉花的香味才会从远处飘过来。

老索带我来的这片绿色的草坡，面积很大，野草的颜色很绿，是那种很纯粹的翠绿，一点不带杂质。我躺在草丛中，看见万个野草的脑袋在风中摇曳，那棵木棉树在远处一动不动。枝条上，鲜艳的红花一朵一朵在绿草掩映下的大坡上怒放。

老索说，他只要一想到那片草地，整个人就沉重得像一座用石头堆起来的大山。他就这么一直坐在我的对面，像一尊雕像。

时间仿佛停止了，我的耳畔只感到微风暖洋洋地在脸颊上轻拂，木棉花的阵阵香味飘散过来。我忽然想到去老山前线采访的那段日子。

老索说，我是1979年参加过战的，我知道战争的残酷，那些娃们一腔热血在胸中燃烧，他们是不知道的。那天，在阵地上，是他们嚷嚷着要过“六一”儿童节的。他们说，他们是共青团员。我看见他们从猫耳洞里出来，我拍着一个人的肩膀说，过罢“六一”就是成年人了，是成年人要沉稳，不要那么毛毛手脚。我想叮嘱他们保护好自己。

他们却没有做到。听说他很勇敢，一直挺着身子，端直向前。在这个青草茂盛的中午，那片齐腰深的草地接纳了他，他倒下去了，倒在草丛中。

他们出发的时候，我非常难受，非常后悔。那种后悔，在轮战结束后更加强烈。我不肯让他们乱花钱，把他们的津贴全部扣留下来，积攒起来存放在司务室的保险柜里。我在连队里是司务长，在我的面前，他们永远是孩子。他们高兴了，根本没有节制。他们前半月花钱如流水，后半月陪着笑脸到司务室来借钱。我狠下心来，扣除他们的津贴，一定要像大哥一样约束他们。必须有了合适的理由，我才会同意他们支取。

老索说，连长知道后期我吼，老索啊，你对他们的苛刻，是违反纪律的。我不敢告诉别人，等那场战斗彻底结束后，我发现，我的决定成了终生遗憾。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，我打开保险柜发津贴给他们，他们中间有3个孩子，是没有回来的，他们的存款一直躺在保险柜里没有人领取，他们有人倒在那片草坡上。

老索忽然笑了起来，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草坡上很粗壮，坑坑洼洼。他说，那时候太忙，我竟然忘记了那件事。我记得，把写有存款者名字和地址的纸片缝在贴身衣服里，因为云南的一场大雨，纸片上的地址变得模糊不清。我在模糊的字迹里，知道他来自陕西某县赵家村，叫



■邹 冰

赵景文，而地址中间部分已经彻底辨不清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老索在边境的小饭馆里吃饭，他给我看他手机里拍摄的那张存款单。我随口说出赵景文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一出口，就闪电一样击中了他。我是认识景文的，他和我是同一年兵，1985年他去了老山前线，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到他。

那时候，老索忧郁的眼睛忽然发亮。他开始发抖，忽然背过身去，肩膀抖得厉害。他太激动了，来不及和我仔细确认。

那个时候，我也太匆忙，急着要回单位。我们分手的时候，他很诚恳，刚开始有点严肃，后来恳求似的，庄严地交给我一个任务。他说，战友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景文的家人，我要亲手支付他存在司务室的存款。

后来他又说，草是有记忆的，那个托起他的草地一定记得那一天的场景。

## 二

其实，我和老索相识纯粹是一次意外。那天，我出差时丢失了钱包，离开宾馆时没有钱支付住宿费。而我那时还会使用手机支付，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着联系一下当地的战友。

这时候，老索出现了。他热情地走过来拍我的肩膀。我当时是坐在沙发上。他拍我的时候，由上往下，拍得很用力，拍得我肩膀疼。他拍完我的肩膀，忽地拉我起来，一把将我揽在他的怀里。

他很瘦，骨头很硬，他的骨头刺得我前胸疼。他在我的后背上不停地拍打。他拍打好一会儿，松开我，看了一下我窘迫、吃惊的脸，然后又拍打我的后背。

老索替我付了房费，拉住我的手亲热地和我说话。我云里雾里，因为他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。但他说的意思我能明白，他说有战友把我的求助信息发到了战友群里。他看到信息后，马上就赶了过来。那个时候他正好在马上。

回到西安后，我很快学会用微信给老索转钱，但老索一直拒收。

那个桔红色的转账符号很刺眼，每天挂在我和他的微信里。他不收，24小时后钱退了回来。连发了三次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

再发，老索生气了，拉黑我，又添加我。我知道老索是不会收的，终于罢手。我和老索在微信里聊天，他聊天是不用文字的，习惯用视频。几天不见，我看着镜头里的老索又沧桑了。我不敢直面他的面容，他的眼睛里没有杂质，纯粹得一眼能望到心底。我每次面对他热切期待的眼神，就会和他一样开始变得急躁起来。

有时，我也觉得有些无奈。我不知道，我能不能完成他交给我的这个艰巨的任务。

老索在微信里说，我小心翼翼地用针线把存款单缝在内衣里，是小心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。后来几十年，消失的那些娃的名字，不仅凝固在那座山里的草坡上，也像铁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，是永远不能磨灭掉的。

我因为工作忙，就把这件事托付给表弟和平。我在微信里告诉和平，赵景文和我是同年兵，在一个团里……

我反复给和平介绍景文的情况，严肃地给他交代，让他务必尽快找到景文的家，看看景文家里还有谁。

和平说，你说的赵景文我有点印象，他家好像在北塬上很偏远的地方，我和他不熟悉。去他家，大概翻过一道黄土大梁就到了。事情不难，太容易了。

看到和平稀稀拉拉的态度，还有他大大咧咧的说话方式，我悬着的心始轻松不起来。

我把消息告诉云南的老索。老索显得很激动，这一次，他和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。在他手机快没有电的时候，他朝我敬礼。

和老索打完视频电话之后，我也被这个消息鼓舞着，夜里睡不着觉。我把

老索的事情发在战友群里，有云南的战友留言给我。他说，老索名叫杜宝索，云南德宏人。部队轮战结束后，他转业回了德宏，听说已经提前退休了。他在战友群里寻找那张存款单上的战友也已经好多年了。这几年，他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把存款单里的钱如数退还给战友，包括牺牲的那些战友。那个存款单据上的最后一笔应该是17.5元，这是他的一块心病。

## 三

第二天，我忙完工作，走出单位大门，一个人熟悉的人站在大门口，很像老索。最近，我常和老索打视频电话，他的相貌我记忆深刻。他穿蓝色西服，那个西服已经很旧了，我第一次在酒店里看见他时，他就穿着那件西服。我揉揉眼睛，难道我的视力出现了问题。老索朝我跑过来的时候，他抡圆胳膊的那个姿势我太熟悉了，是云南的老索。

晚上，我请老索吃饭，老索心不在焉。他催促我，让我和表弟和平联系。我说：“应该没问题的，景文的家距离这不远的。”

我和表弟通完电话，老索在饭馆里坐卧不宁。他本来是要连夜去北塬的。我笑着说不着急，也不在乎这一晚。

晚上，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，絮絮叨叨地聊了很多。老索说，我和赵景文不熟悉，至今记不起他的模样。我来连队的时间很短，一百多人的连队，彼此都不熟悉，景文就牺牲了。我甚至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，那几年，部队变化快，景文的部队精简整编了。

我说，我是熟悉景文的。那一年，我去二机连代理指导员，我是干部，景文是一班之长，我俩是同一年的人。我刚从机关下来，没有带兵经验，他替我带队出操，替我带队训练。老索，你是不了解景文的。他报名去轮战的时候写血书，是用剃刀刮开中指的血。他用滴血的手指在纸上写请战书，雪白的纸上就3个字：我参加！那个感叹号很粗，挂在墙上时，血还在往下流。因此，那个感叹号看起来不规整。

老索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他太累了，他的鼾声在房间响了起来。

夜里做梦，我梦见景文在一大片草从中朝我走来，他还是那个笑咪咪的样子。景文不说话，他一直在笑。他微笑着，在我的面前越来越小了。

清晨，我忽然醒来，看见对面床上坐着一个人，那个人竟然是瘦小的老索。

## 四

上午，和平骑摩托去北塬上接一个人，这人和景文长得太像了。和平说他叫景文，是景文的弟弟。

景文局促地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水，他整个人是僵硬的。他喝一口茶，刚把茶杯放在茶几上，老索忽然站起来一把抱住他。老索在景文的后背上使劲拍打，和在云南看见我时，在我的后背上拍打一样。他拍打一会儿，松开手看景文，然后又抱住他。

景文又被这一幕弄得习惯。他狐疑地看老索，转过头来看我，看和平。我把老索此行的目的，老索寻找景文的艰难讲给景文听。

这时，老索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雨水浸湿过的存单，他让景文确认名单上的那个人就是景文。景文看着账单，边看边点头。一时间，两人的眼泪开始在脸上奔涌。

老索从兜里掏出钱来说：“几十年前的17.5元，算上利息现在是1750元，你签字。”

景文并不愿意签字，但拗不过老索，只好在存款单上签字。随后，老索又给景文一万元，他说：“这一万元是代替景文孝敬老人的。”

这次景文又坚持不收。他说：“这几年，县上来家里慰问，已经足够了。我也挣钱，能替景文照顾好爸。”

说完，景文站起来给老索鞠躬，老索抱起景文又在他的后背上拍打。这一回老索没有流泪，景文的泪水在脸颊上长流。

下午，老索执意要去一趟景文家。景文非常为难，转头跟和平说。和平也是不主张他去的。我说，老索难得来一趟，那就去吧。谁知道和平竟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老索在村里理发洗澡，换了一身崭新的军服。他那身新军装红领章，五角星闪闪发光。

赵爸坐在院井里。老索一进门忽然跪下磕头，叫了一声爸。

赵爸正在那儿午睡，院子里忽然出现一个军人。他伸手去扶，弯不下腰，够不到老索。老索身体平展着双手趴在地上。

赵爸说，是景文吗，你回来了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哪儿去了，你妈都等不及了。你这个瓜娃子。

赵爸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仔细打量老索，然后开口骂景文，给你哥去门框上取柿子，那个大水柿已经熟透了；记得放在温水里，暖一下，不要激了你哥的胃，他胃不好。

赵爸说，你的母亲，思念你，已经过世3年了……

## 五

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。从景文家出来走到塬上。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。一轮红日从山巅间升上来，沟口有一株沧桑的大树，树身看起来非常斑驳，却满脑袋的枝杈。和云南的那棵树不一样，这棵树挂满红红的果子，仔细看那不是火红的木棉花，而是关中平原的柿子树。

就是那时候，和平发微信给我说，他和景文后来又仔细看了一遍杜大哥那个账单的图片，地址对不上。他们这是赵家梁村，而账单中的地址是赵家村，两个村庄的名字不一致。

我一下明白了，我认识的景文不是账单里的那个景文。稀里糊涂的和平，也没有核对清楚地址。我心里异常懊恼，但当着老索的面不好发作，在微信里发给和平一个大大的鄙视的表情。

我下塬的时候，一路在纠结，要不要告诉老索真相。在回城的路上，我还在纠结。我送老索上火车的时候，犹豫半天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老索回云南后，在微信里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又去了一趟那个草坡。老索在视频里非常欢快，而他欢快的理由也非常简单。

我看着屏幕里的老索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说不出的遗憾挂在脸上。

和平发来微信说，他快找到账单里的那个景文了。附近县里确有一个赵家村，他马上就去。

我在微信里发给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。

和平给我回了一个鬼脸。他问我，杜大哥知道后，会继续寻找下去吗？我说，会会的。

## 故事兵阵

## 长征

第5751期

## 雨中

■牛占龙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一场激烈的村庄遭遇战后，解放军的一个连队，为了保护全村的百姓，誓死不退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满是弹痕的院墙里，木板上躺着22具遗体。

十里八村的百姓在这里和战士们一起守护亡灵，像失去至亲一样的悲痛笼罩着整个村庄上空。

“这个季节，同志们的遗体不能停放太久。”

“没有现成的木头，也来不及打棺材，不行就先向老乡买点白布裹一下安葬吧。”

两名干部低头商量完，其中一个干部抬头行了一个拱手礼说道：“乡亲们，你们谁家白布，我们买一些将战友们的遗体下葬。”

“在我们这儿，还能让死去的战士白布裹身吗？”一位70多岁的大爷，双手拄着木棍，象征年轻的一道道沟壑雕刻在暗褐色的脸庞上，满是补丁的破旧衣服包裹着佝偻的体态、骨瘦如柴的身躯，“我有一口寿材，你们去抬过来。”

大爷说完，群众忽然由安静变得热闹起来。

“我也有一口。走，跟我去抬过来。”

“都说寿材没了，人就没了，但是我们不能让英雄死了还无家可归，把我那口棺材抬来。”

“我老头子用一辈子的积蓄给我留下一口上好的松木棺材，就用它埋葬牺牲的同志吧。”

“我的儿子是解放军从土匪窝里救出来的，只要解放军有需要，别说一口棺材，就是我的命，我也愿意给。”

没等在场的干部和警卫员反应过来，人群已经随着蹒跚的老人走了出去。

两个小时，村子周围各条泥泞的小路上，络绎不绝的村民抬着棺材从四面八方赶过来，有暗红色的松木大棺、有原色的杨木棺材、有黑色的油漆棺材。

院子里停放了十九口棺材。

“还差三口，怎么办？”一个40多岁的矮个子农民牵着马，叼着一支手卷的旱烟说道。

“我娘家陪送我一个红柜做嫁妆，你们去看看行不行。”刚刚结婚的新娘，穿着灰色的粗布外衣，双手互插在袖子里毫不犹豫地說道。

“对啊，可以用柜啊。我家里有一个大柜，咱们去抬。”扎着头巾的妇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心里明白，那是她家最值钱的物件。

那天下午，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。院子里，并排摆放着十九口棺材三个柜。

雨中，所有的干部和战士都哽咽了，心里装满了失去战友的痛苦和对群众的感激。

